

# 教授日记里的“五角场”

2016年10月27日 朝花周刊/夕拾·解放日报

---

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五角场，左边大楼为新落成的朝阳百货公司，右边大楼为空军政治学院大楼

---

## 读史老张

几十年前，作为乡镇集贸市场，五角场五路通衢。虽不及市区繁华，但百货店、点心铺、浴池、理发室、中药房和

照相馆等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出售农具、化肥和菜籽的商铺，更有电影站（后改建为电影院），也由此成为靠近复旦大学的一块生活和文化“绿洲”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五角场邮局早已迁往他处，原来新华书店和淞沪饭店一带，万达广场高高耸立，淞沪路、翔殷路一带“上海书城”和“大众书局”的店招赫然在目，还有多少人晓得五角场曾经的样貌？

今天的“夕拾”，翻开两位已故复旦学问大家的日记，带我们由先生们记录的文化地标，走进一幅五角场民俗风情画里去。

因查资料，读了两部公开出版的日记。一部是《谭其骧日记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以下简称“谭记”），另一部是贾植芳《早春三年日记》（大象出版社出版，以下简称“贾记”）。作者谭其骧先生和贾植芳先生，都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——前者是历史地理学家，后者是文学史家。两部日记写于三四十年前，写作风格迥异：“谭记”仅记事，言简意赅；“贾记”兼记人，笔锋常带感情。两记的相同点在于：作为地理名词，“五角场”的出现频率很高。

“谭记”截止于1972年底的“文革”时期，“贾记”辑于1982年至1984年改革开放的“早春三年”。粗略统计一下，1966年5月至1972年12月的“谭记”中，仅一句“五角场一转”就出现过三十多次；“早春三年”的“贾记”，

有近二十次提到“游逛”五角场。两位先生都曾住在复旦教工宿舍，还先后在国顺路上的“第九宿舍”安家，这里离五角场一箭之遥，抽空到五角场走走，当然不算什么稀奇。让我好奇的是，在他们笔下，当年五角场的风景如何？

## “五角场一转”的无奈

三十多年前，五角场由原宝山县管辖，属于郊区。复旦大学位于五角场地区，也算不折不扣的“乡下”。那时，粮油副食品补贴标准，市区要好于郊区，据说陈望道校长曾多次向市领导建议，将复旦划归市区，以改善知识分子待遇。他的愿望直到他逝世后才实现——1984年，五角场划归杨浦区。“两记”真实地反映了寓居“乡下”的复旦人的生活环境。例如，写进入上海市区，“谭记”往往写成“入市”，如1966年5月16日：“下午入市，量衣服。到科学会堂出席社联开座谈会。”1971年3月31日：“早入市。9:00-11:15政协旧址座谈总理访越……”“贾记”则将进市区写作“进城”，有时甚至写成“去上海”，如1983年5月6日：“早上敏（指贾夫人任敏——笔者注）随小卞进城……晚饭后归来。”5月24日：“桂英姊妹早饭后去上海购物。”6月16日：“午饭后到上海散步，一直走到外滩公园才坐车回家。”

那个年代，“入市”“进城”一趟不易，从复旦到市中心要换乘两三部公交车，来回折腾大半天。因此，离复旦较近的五角场，自然成为休闲消费的“胜地”。“谭记”显示，谭其骧先生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去五角场，有时甚至隔天就会去转转。即使在“文革”初期，他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打倒，被迫写检查汇报、打扫厕所，一有空他也会去“五角场一转”。如，1967年1月20日：“上午六号楼（指学生宿舍——笔者注）打扫。下午五角场一转。”22日：“……写汇报至十二时半毕。下午五角场一转。”25日：“上午六号楼打扫。下午五角场一转。”31日：“上午到系。下午五角场一转……”2月1日：“上午六号楼。下午五角场洗澡，吃饭。”

谭先生当时的心情，未在日记中披露，作为后生的我，却能咀嚼出“五角场一转”背后的愤懑与无奈。

## 无名小店与有名“大店”

作为乡镇集贸中心，当年五角场五路通衢，虽不及市区繁华，但百货店、点心铺、浴池、理发室、中药房和照相馆等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出售农具、化肥和菜籽的商铺。

从“两记”中可知，两位先生去五角场，除了散步外，主要是洗澡、理发和采购食品、杂物，如“谭记”1967年2

月8日：“下午五角场购烟，鸡毛掸。”10月14日：“至五角场买点心、稿纸。”1972年4月14日：“下午休息，五角场一转，购果酱、烤子鱼等。”“贾记”1982年9月12日：“下午和敏去五角场买面条……”1983年4月12日：“晚饭前和敏去五角场散步，买甘蔗一根……”此外，修鞋、修钟表、配中药和到银行存取款等，也被“两记”一一记录，活脱脱勾勒了一幅五角场民俗风情画。有意思的是，“贾记”1982年11月3日写道：“午睡后，全家散步到五角场买菠菜籽。”买菠菜籽做什么？难道贾先生还自己种菜？“贾记”里没有解释，这对于我，倒是一个有趣的谜。

不过，当年物资供应短缺，国营商店“吃大锅饭”，消费体验并不如意，有时不免令人扫兴。“谭记”1967年7月11日：“五角场找水果不得，晚饭吃不下，饭后即睡。”12月13日：“下午五角场购灯泡不得。”1969年11月23日：“下午理发，五角场购烟，欲洗澡，以人太多作罢。”1972年2月14日，谭其骧先生一早就去五角场，“……欲理发，因排队太长，购年糕五斤即归。”几天以后的2月19日，他又去五角场理发，依然“不得”，只好“购圆珠笔芯，取中药而归”。直到2月20日，在国权路上，谭先生才算完成了理发。

“两记”中，凡去五角场洗澡、理发和消费购物等，均未写明店名。“贾记”1983年10月13日写道，“午睡后，

全家去五角场游逛，好久不来了，有些陌生，在那家回回馆吃了啤酒、牛肉和油墩子，‘穷人的欢乐’而已。”那家“回回馆”叫什么名字？贾植芳先生没有写。五角场店铺林立，大多不是什么“大店”、“名店”，也许，两位当事人也未必记得住那么多店名。

唯一例外的是，两记中不约而同地写下了一家店家的名字：“淞沪饭店”。淞沪饭店位于淞沪路85号，它既不是百年老店，也算不得“名特优新”，从未列入过上海著名餐饮企业名录。80年代初我在复旦读书时，曾去那里打过“牙祭”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那里的菜肴不过是“农家乐”水准。然而，“淞沪”之名却屡屡出现在“谭记”中，1967年3月1日：“上午六号楼，到系。下午五角场淞沪饭。”1968年1月9日：“晚不举火，全家三人至淞沪食堂吃。”1971年1月17日：“星期日。早多睡，午至淞沪吃饭……”2月25日，正值谭其骧先生60周岁生日，他在淞沪饭店享用了生日晚餐，“今日余满六十岁……晚偕永（指谭夫人李永藩——笔者注）淞沪饭店吃饭，饭后洗澡，归已九点。”“贾记”里提到“淞沪”，则是记录了一次重要的宴请，1983年8月19日：“中午应邀去五角场淞沪饭店午饭，是徐俊西、章培恒、蔡传廉、应必诚、陆士清等人做东，宴请六十年代的同学，北京来的两个客人，由我和蒋孔阳作陪。宴请的还有范伯群父女俩……”

查史料可知，淞沪饭店的历史，比五角场鼎鼎大名的“朝阳百货”还要悠久。朝阳百货前身是“万紫百货商店”，建于1959年，砖木结构；1971年定名为朝阳百货商店；1989年翻修改造，改名为朝阳百货公司。而淞沪饭店建于1955年，是两层楼的砖混建筑，为五角场最早的国营商店。在沿环岛为中心的商铺群中，淞沪饭店鹤立鸡群。难怪，“淞沪”会被记入“两记”，成为两位先生改善伙食、宴客交友的“大店”。

## 环岛周边的“文化绿洲”

那些年，看电影是最高的“文化消费”，两记均记录了若干次看电影经历。令人纠结的是，当年五角场没有像样的电影院，只有一家电影放映站，名叫“五角场放映站”（“文革”中一度改名为“红星放映站”，位于翔殷路北侧，今大西洋百货以东、近中环路上匝道处），它原是五角场农村流动放映队租用的礼堂，1961年被改造成固定电影放映站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，放映站破破烂烂，顶棚是用毛竹撑起的，低矮狭小，座位为长条木椅，观众受到长椅上臭虫的骚扰时有发生，条件非常简陋。

谭其骧先生曾多次看电影，仅1970年7、8、9三个月间，谭先生看的电影有：样板戏电影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

山》，复映的抗美援朝电影《奇袭》《铁道卫士》，朝鲜电影《战友》，阿尔巴尼亚电影《地下游击队》及一部越南电影等。从“谭记”上下文来判断，谭先生看电影的地点应该就在复旦住所附近，如1970年7月20日：“下午二时至三时许看电影《奇袭》，工作。”8月3日：“下午三点半后看电影《铁道卫士》（原文误植为‘铁道卫生’——笔者注），余工作，晚至九点半。”谭先生究竟在哪里看的电影？是在五角场放映站还是在复旦大礼堂（今相辉堂）？

“谭记”未予说明。

“贾记”则指明了看电影的地点——五角场，如1982年8月24日：“昨天中午全家去五角场观看英法合拍的《苔丝》，此片在上海很轰动，买票不易。”据此推断，贾植芳先生欣赏这部经典文艺片的地点，是在五角场放映站。1983年，五角场放映站被拆除，在它斜对面（翔殷路南侧，今合生汇商场附近），建起了一家标准电影院，取“翔殷路”之谐音，定名为“翔鹰电影院”。“贾记”1984年8月20日写道：“晚饭后，全家三人去五角场看电影《驯虎记》，桂英请客，是苏联1962年出品。”这部《驯虎记》，应该就是在翔鹰电影院上映的。

除了放映站，五角场环岛周边可以称得上“文化绿洲”的，只有邮局和新华书店。邮局位于翔殷路上，开间很小，门口的阅报栏，一天不差地展示着《解放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；

新华书店位于淞沪饭店南侧，坐西朝东，灰色水泥建筑，是五角场比较“上档次”的店面。“谭记”1972年6月13日记：“下午到五角场定《考古》《文物》，《考古》从九月起，《文物》从《参考》起。”《考古》和《文物》杂志是“文革”后期复刊的硕果仅存的考古类学术刊物，在艰难时刻，五角场邮局成为谭其骧先生与国内文物考古界沟通的桥梁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曾因“胡风案”蒙冤的贾植芳先生重整旗鼓，为自己的研究课题收集各类书刊资料。“贾记”1982年12月20日记：“下午全家到五角场洗澡，购得本月份《小说月报》一册……”1983年8月16日又记：“在医院回来和敏在五角场购物，买《牡丹亭》新版一册。”想来，五角场邮局和书店是贾先生的必到之处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五角场邮局早已迁往他处；原来新华书店和淞沪饭店一带，万达广场高高耸立。如今，每每路过淞沪路和翔殷路，抬头瞥见“上海书城”和“大众书局”的店招，就会猛然想起，自己正走在两位先生记录的文化地标上……